

Dracula



『除了此种方式，我找不到别的方式爱你』

欧洲历史上特别畅销的惊悚小说/全球销量达到1800万册/吸血鬼作品中的经典先驱。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人气导演

薛晓路

北电系主任

黄丹

联袂力荐

[022]

导读剧照版

惊情四百年

· 斯托克 · 著 阎萌萌 · 译 何亮 ·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奥斯卡
经典文库

[022]

Dracula

首都师范学院图书馆藏

惊情四百年

(爱尔兰)布莱姆·斯托克 ● 著 阚萌萌 ● 译 何亮 ●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情四百年/(爱尔兰)斯托克著; 阚萌萌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1

(奥斯卡经典文库)

ISBN 978-7-5656-2267-0

I. ①惊… II. ①斯… ②阚… III. ①恐怖小说—爱尔兰—近代 IV. ①I56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8556 号

JINGQING SIBAI NIAN

惊情四百年

(爱尔兰)布拉姆·斯托克 著 阚萌萌 译

责任编辑 刘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3.25 插页 2

字 数 293 千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总序：电影的文学性决定其艺术性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将文字转换成影像的能力，曾有人将剧作者分成两类：一种是“通过他的文字，读剧本的人看到戏在演。”还有一种是“自己写时头脑里不演，别人读时也看不到戏——那样的剧本实是字冢。”为什么会这样，有一类人在忙于经营文字的表面，而另一类人深谙禅宗里的一句偈“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他们尽量在通过文字（指月亮的手），让你看到戏（月亮）。

小说对文字的经营，更多的是让你在阅读时，内视里不断地上演着你想象中的那故事的场景和人物，并不断地唤起你对故事情节进程的判断，这种想象着的判断被印证或被否定是小说吸引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作者能够邀你进入到他的文字中与你博弈的门径。当读者的判断踩空了时，他会期待着你有什么高明的华彩乐段来说服他，打动他，让他兴奋，赞美。现实主义的小说是这样，先锋的小说也是这样，准确的新鲜感，什么时候都是迷人的。

有一种说法是天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现代人要做的是改变讲故事的方式，而方式是常换常新的。我曾经在北欧的某个剧场看过一版把国家变成公司，穿着现代西服演的《哈姆莱特》，也看过骑摩托车版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当然还有变成《狮子王》的动画片。总之，除了不断地改变方式外，文学经典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像一个肥沃的营养基地

一样，永远在滋养着戏剧，影视，舞蹈，甚至是音乐。

我没有做过统计，是不是 20 世纪以传世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比例比当下要多，如果这样的比较不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的话，我想换一种说法——是不是更具文学性的影片会穿越时间，走得更远，占领的时间更长。你可能会反问，真是电影的文学性决定了它的经典性吗？我认为是这样。当商业片越来越与这个炫彩的时代相契合时，“剧场效果”这个词对电影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曾有一段时期认为所谓的剧场效果就是“声光电”的科技组合，其实你看看更多的卖座影片，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我们发现了如果两百个人在剧场同时大笑时，也是剧场效果（他一个人在家看时可能不会那么被感染）：精彩的表演和台词也是剧场效果；最终“剧场效果”一定会归到“文学性”上来，因为最终你会发现最大的剧场效果是人心，是那种心心相印，然而这却是那些失去“文学性”的电影无法达到的境界。

《奥斯卡经典文库》将改编成电影的原著，如此大量地集中展示给读者，同时请一些业内人士做有效的解读，这不仅是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文字到影像；从借助个人想象的阅读，到具体化的明确的立体呈现；从繁复的枝蔓的叙说，到“滴水映太阳”的以小见大；各种各样的改编方式，在进行一些细致的分析后，不仅会得到改编写作的收益，对剧本原创也是极有帮助的，是件好事。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主编的话： 跟随文学人物走进各种 各样的命运险境

能参与《奥斯卡经典文库》丛书的编辑工作，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高兴。说实话，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不仅给我，也给我们整个编辑团队带来了莫大的兴奋感。

兴奋之一：这是国内首次以大型丛书的形式出版经典电影的文学原著，这无疑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场阅读盛宴，我们相信无论何种口味的读者，都会从这套丛书里找到自己的最爱，甚至找到陪伴自己一生的精神伴侣。

兴奋之二：我们选择的书目全部是奥斯卡奖得奖或者提名的电影原著。奥斯卡本身就是全球最值得大众信赖的品牌之一，在奥斯卡异常严格的选拔标准下，这一批电影原著小说的艺术质量，还有部分原著是第一次出中文版本，我们之前也并未读过，但读过之后，深为震撼——世界一流的小说确实能带给人直击心灵而又妙不可言的独特感受。

兴奋之三：这套丛书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文学原著和电影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的作品我们只看过小说，没有看过电影；而有的作品我们只看过电影，没有看过小说（后一种情况更多一些）。于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补课，将同一故事的两种艺术形式尽量都补看完整。补完课才发现，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真是太有趣了——电影或者因为时长所

限、或者因为视听特性的发扬、或者因为求新求变，通常都要对原来的文学作品做出取舍和改动，电影编剧和导演如何取舍如何改动，背后其实都隐藏着电影创作者的深入思考。而很多文学名著又被不同的电影创作者多次改编，这些不同的电影版本所体现出来的电影创作者的不同趣味、不同表达以及独特个性，每每让我们生发出一种“又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的感觉。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往往会为哪一个电影版本改得更好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而对于那些两种艺术形式都没看过的朋友来说，我个人的建议，最好先读小说，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世界之后，再去看电影，收获绝对不一样。

兴奋之四：比起编剧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演员、明星们对文学人物的演绎无疑更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和关注，在看完小说之后，带着悠闲而挑剔的眼光，再去评论、比较电影里的明星的表现，甚至去评论、比较不同版本的明星的表现，这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时光。

因为部分原著小说和电影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以上所呈现的，都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非常真实的感受。我们也非常期望我们的工作能带给广大读者同样的兴奋和快乐。《奥斯卡经典文库》为您精心挑选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原著小说，完全值得您腾出一点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其中，跟随着那些精彩的文学人物走进各种各样的命运险境，去迎接那些意想不到的感动和震撼。

——北影老师 何亮

导读：我穿越时间的浩瀚来寻找你

布拉姆·斯托克（Bram Stoker, 1847—1912），爱尔兰小说家。儿时体弱多病，在病房中度过了大部分时光。母亲是一名作家，为帮助孩子度过病榻时光，常为他讲精彩的恐怖冒险故事。小小的他开始做一个大大的作家梦，在他的梦中，有大量超自然存在的邪恶幽灵，在一个迷幻世界风云诡谲，引人入胜。他愿意用自己的一生编织这样的梦，在大学毕业之后，曾提出做专职作家这样的愿望，父亲则为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生活而担忧，为他在伦敦谋了份公务员差事。但品尝过美梦甘露的人是不愿轻易醒转的，于是在业余时间，他继续进行着文学创作。他广交文坛朋友，同时笔耕不辍，发表了《夕阳下》、《国王的城堡》等优秀中短篇小说。

《惊情四百年》（*Dracula*）创作于1897年，出版后广受读者的欢迎，成为吸血鬼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在斯托克的笔下，德古拉伯爵是万恶不赦的吸血鬼，穿越特兰西瓦尼亚大地，千里迢迢来到伦敦，通过各种邪恶手段以期统治世界。他的到来给很多人带来悲痛，乔纳森·哈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他工作，发现真相后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活泼迷人的露西因他而死，深爱着她的霍姆伍德先生、苏华德医生、莫里斯先生，联合麦娜与乔纳森夫妇，在梵海爾辛的带领下，追击这个吸血恶魔，为露西报仇，将世界拯救。一路上危机重重，披荆斩棘，直捣伯爵老巢，在城堡附

近战胜了德古拉伯爵，再次向读者展示邪不胜正这一观念。

德古拉伯爵有其历史原型，是十五世纪罗马尼亚的民族英雄威拉德三世，他为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身份与土耳其进行了殊死斗争。然而，斯托克只是借用其名，他笔下的德古拉形象冷血无情，狡猾贪婪。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梵海尔辛教授的睿智沉着，麦娜的聪慧善良，莫里斯的勇敢豪放等等，形成了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强烈反差。

这是一个阴森诡异的吸血鬼传说，饮血以求长生的邪恶躯壳下，隐藏的是无尽的欲望，在恐惧的笼罩中，罪孽弥漫，斯托克试图以独特的方式展示这样一片瑰丽的天地，又以人的爱与正义划破那一片黑暗。

1912年4月20日，斯托克于伦敦心力衰竭而逝世。然而他的文学世界并没有随他而去，仅《惊情四百年》这部小说，便在他逝世后，多次被搬上舞台与电影屏幕，从史蒂芬·金到安妮·赖斯，以德古拉为主角的电影便有160部之多，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1992年，由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导演的《惊情四百年》将其改编成一个深沉的爱情故事，在好莱坞一经上映便相当卖座，获得了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最佳音响效果奖等多个奖项。

第一章

乔纳森·哈克的日记(速记)

五月三日 比斯特里察

五月一日晚上八点三十五离开慕尼黑，第二天早上到达维也纳。照理说六点四十六就该到了，可火车晚点了一个小时。我在火车上所瞥见的，以及在街上散步片刻所看到的景致，让我觉得布达佩斯是一座奇妙的城市。只是我不敢离车站太远，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晚点了，火车会尽可能准点出发。

一路上，我能感觉到我们是在离开西方世界，进入东方世界；多瑙河广而深，我们经过了一座座架在其上的西方国家壮丽的大桥，来到土耳其统治下的传统世界。

我们离开的时间正好，夜幕降临时分便到达了科伦森堡。我在瑞亚乐旅馆过夜，吃了晚餐，是一份以红辣椒调味的鸡

肉，十分美味，只是吃完后会口渴。（备忘：为麦娜要食谱）我问了服务员，他说这叫“红椒鸡肉”，是一道具有民族特色的菜肴，在喀尔巴阡山脉随处可见。

我对德语只是略知一二，却在这里派上了大用场，我确实不知道离开德语，在这里我还能怎样与别人沟通。

那时在伦敦，尚有一些空余时间，我参观了大不列颠博物馆，在图书馆研究过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书和地图。要与一个国家的贵族打交道，对那个国家先行了解一番是必不可少的。

我发现他说的那个地方在國家的最东边，正好位于三个国家的边界处：特兰西瓦尼亚、摩尔达维亚和布科维纳，处于喀尔巴阡山脉中央，是欧洲最为荒无人烟、人迹罕至的区域。

就我所能找到的地图和书籍来看，都没有发现关于德古拉城堡的精确的地理位置，这个国家也没有像我们国家那样的地形测量图，但我发现了比斯特里察。那个由德古拉伯爵亲自命名、单独拥有邮政编码的小镇，却是闻名于众。我将在这里插入我的日记，这样当我和麦娜谈起此次旅程的时候，便能唤醒我的记忆。

特兰西瓦尼亚由四个民族组成：南部的撒克逊人，与之混住的是达西亚人的后裔瓦拉赫人，西部是马扎尔人，东部和北部则住着斯泽凯利人。我要去往斯泽凯利人所住之处。他们自称为阿提拉与匈奴人的后裔，这可能有据可循，扎马尔人在十一世纪统治整个国家的时候，匈奴人已经在这里定居了。

我所了解的世界上的每一种迷信都汇集于喀尔巴阡山脉马蹄形区域，就好像这个地方是想象力的旋涡中心。如果是

这样，那么此行将非常有趣。（备注：我必须向伯爵询问有关这一切的事情）

虽然床足够舒服，但我睡得并不是很好，一直做着各种各样的怪梦。有只狗整夜在我窗外狂吠，这可能是导致我睡眠不好的原因；或者就是那一份红椒鸡肉，我将整瓶水都喝光了，却仍然感到口渴。早上被一连串敲门声吵醒，所以我猜想那一段时间我睡得很酣。

早饭又吃了些红椒鸡肉，喝了些他们称为马马黎噶的玉米粥，吃了一道非常美味的碎肉茄子，他们称为尹普利塔塔。（备注：这道菜也要问他们要菜谱）

火车在八点之前便要发动，所以我吃得很快，其实没必要，七点三十分我急匆匆地赶去车站，却在马车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出发。于我而言，越往东走，火车越不准时，不知道到中国时会怎样呢？

一整天，我们似乎都在一个满是美景的国家徘徊。有时候能看到陡峭山顶上坐落着小城镇或是城堡，就如传统的弥撒书所描绘的那样；有时候会经过河流，从宽阔的石缝间妙曼而来，水流丰盈而湍急，冲刷着两岸。

每一站都有很多人，成群成队。他们穿着迥异，各有特色。有些就像家乡的，或是法国、德国的农民，穿着短夹克，配着自家做的裤子，戴着圆边帽；另外一些人则穿着别致。

女人们都很标致，但别近看，肥肥的腰部显得很臃肿。她们的衣着有不少共同点，都是白色的衣袖，饰有流苏的宽腰带，就如芭蕾舞裙；不同的是里面穿着衬裙。

最奇怪的是斯洛伐克人，相比其他人，他们显得更为野蛮：头上戴着大大的牛仔帽，身穿垮垮的、脏兮兮的白色裤子，内搭白色亚麻衬衫和笨重的皮制腰带，接近一英尺宽，

镶嵌有铜质铆钉。脚上穿着一双长筒靴，还将裤管塞入里面。他们留有一头黑色长发，脸上则蓄着浓密的黑色胡须。他们美丽如画，却并不给人好感。如果他们在舞台上，一定会被人视为一伙来自东方的强盗。无论如何，我从他人口中得知，他们并无攻击性，只是看上去个性十足。

我们到达比斯特里察时，薄暮昏沉。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实际已处于边界，波尔格通道从这里一直延伸进布科维纳——这里饱经风霜，在城中可见一斑，五十年前，发生了一系列火灾，五处地方损坏严重。十七世纪之初，这儿被围困三周之久，导致一万三千人的死亡，其中包括了为战争而牺牲的人，以及饿死病死之人。

德古拉伯爵告知我前往金色克朗旅馆，令我兴奋的是，这所旅馆样貌陈旧，正是我所想见的这个国家的特色住所。

显然他们早知道我要到来，当我走近门口之时，一位满面笑容的老太太迎面而来。她身着寻常的农民装束：白色的衬衣，长长的围裙，彩色的布料紧裹着腰身。她向我鞠了一躬，说道：“您是从英国来的那位先生吗？”

我回答道：“对的，我叫乔纳森·哈克。”

她微笑着，对身后跟着她的一名白衬衣老人嘱咐了几句话。

他随即离去，又很快回来，这回带了一封信，信上的内容是：

我的朋友，欢迎来到喀尔巴阡山。非常期待能够见到你。希望你今天有个好梦。明天早晨三点整，会有出发至布科维纳的马车，已经为你预留了一个位置。到了波尔格通道，我的马车会在那里等你，请坐上去，如此

便能来见我了。我相信你从伦敦来的旅途上一定非常愉快，当然在我的这片美丽领土上的时光你也会非常享受。

你的朋友，德古拉

五月四日

我发现德古拉伯爵写了一封信给房东，指示他为我马车上找到一个最为舒适的位置。但是在问到一些安排的细节时，他似乎有些保留，假装自己无法听懂我的德语。

听不懂是假的，一开始他便能完全明白我说的话，至少他能够准确地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他与他的妻子，就是那位接待我的老太太，互相瞧了对方一眼，然而眼中显露的却是惊恐。他含糊不清地对我说德古拉伯爵已经把钱放进了信封里，而他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了。当我问及他是否了解德古拉伯爵，是否能告知我一些他所在城堡的事情时，他与他的妻子都在胸前画了十字架，回应我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并且拒绝进一步的沟通。时间已经接近三点了，我没有时间再问其他人，整件事情都充满了神秘气息，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心安。

就在出发前，那位老太太来到我的房间，歇斯底里地问我：“您一定要去吗？哦！年轻的先生，您非去不可吗？”她整个人处于特别激动的状态，说出来的德语含糊不清，似乎混合着其他我完全不懂的语言。我问了她很多问题，才勉强能够理解她所说的。当我告知她我必须马上出发，完成我的工作，她再一次问我：“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我回答说今天是五月四日啊。她摇了摇头，说道：“哦，是的！这我知道！我知道今天几号，但是您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说我不知道，她继续说道：“今天是圣乔治日前夜。您知不知道，今天晚上，当午夜的钟声响起，万恶便将猖狂于世？您知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将行何事？”她显得如此悲痛，我试着安抚她，但并不奏效。接着，她双膝跪地，恳求我不要前行，或者至少延迟一两日。

整件事听上去荒谬至极，我感到很不自在。然而工作还是得继续，我不愿被任何事所左右。

我试着扶她站起来，尽可能严肃地对她说，谢谢她，只是我的任务必须完成，我必须出发。

她站了起来，擦干了眼泪，然后从脖颈上取下一个十字架，递给了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作为一名英国教士，受到的教育告诉我不得盲目迷信。然而拒绝一位心善的老太太，倒显得没有教养了。

她看出了我脸上的迟疑，将其戴在我的脖颈上，说了声“愿您的母亲保佑您”，便走了出去。

在等车的时候，我写了这部分日记。车晚点了。十字架仍旧挂在我的脖子上。

不知道是因为感觉到老妇人的害怕，还是了解到这个地方太多鬼神传说，抑或是这个十字架的缘故，我的内心涌起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

如果在我回去之前麦娜就能见到这本日记，那代我说一声再见吧，马车来了！

五月五日 城堡

天色渐亮，太阳在遥远的地平线升起。不知是否是山或树的原因，地平线显得参差不齐，但那离我太过遥远，我已

分辨不清。

我并没有睡意，睡着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唤醒我，一直睡到自然醒。

太多事情让我觉得奇怪。为避免以后看这本日记的人臆想我离开比斯特里察之前吃得有多么丰盛，我要在这里详细地记录一下我吃的晚饭。

我吃了一份他们称为“强盗牛排”的食物，里面有培根、洋葱和牛肉，配以红辣椒，用签子穿起来，放在火上烤，如此简单，就如伦敦猫咪吃的肉一样！

酒是金美迪克酒，入口后舌头会有奇怪的触感，却并不反感。我只喝了一杯，别的也没吃什么。

我坐上马车时，车夫还不在位置上，我看到他正和房东太太在讲话。

他们显然是在谈论我，不时地朝我所在的方向观望，一些坐在门外长凳上的人也走了过去，听他们讲话，然后看看我。大多数人面露同情的神色。我听到很多词不断地被重复，都是些很奇怪的单词。人群中不同国籍的人很多，我悄悄地从包里拿出多语字典，查看那些词的意思。

我承认当我知道这些词的意思时，我并不感到愉悦，“ordog”是恶魔的意思，“pokol”是地狱的意思，“tregoica”是女巫的意思，“vrolok”与“vlkoslak”，前一个是斯洛伐克的单词，后一个是塞尔维亚的词语，两个词的意思都是狼人或吸血鬼。（备注：有关这些迷信，我需要咨询德古拉伯爵）

我们出发时，汇集在旅馆门口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在胸前画十字，并将两指指向我。

费了一番周折，身边的旅客才告诉我他们这么做的意思，一开始他不愿意回答我，但当其得知我是英国人时，便解释

说这么做是保护我抵抗恶魔之眼。

听完之后我并不开心，我将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会见一个陌生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看起来善良而忧伤，富有同情心，对此我很感动。

我不会忘记那最后一瞥，那个旅馆的院子与熙熙攘攘的人群，大家都在画十字，围在宽大的拱形门廊里，身后是一片茂盛的夹竹桃，院子中央是一丛又一丛橘黄色的植物，栽种于绿色的盆子里。

车夫的亚麻衬裤遮盖住了整个前排驾驶座，当地人称这种裤子为“高札”。他扬鞭抽打车前四匹并肩而行的马，之后，我们便出发了。

沿途一路的美景，使我很快就将对鬼神传说的那份恐惧抛之脑后。假如我听得懂同车旅客说的那种语言，准确地说是那些语言，那么我可能就没那么容易释怀了。我眼前是一面斜坡，满是森林树木，时不时能看到点缀着农庄的陡峭山峰，单调的山墙一直延伸至大路上。放眼望去，鲜花遍地：苹果花、梅花、梨花、樱花。落英缤纷，星星点点装饰着草地，人们将这块地方称为“米特尔地”。道路在此葱翠的山丘中蜿蜒伸展，时而隐藏于高低起伏的草地，时而隐藏于参差不齐的松树林中。沿着山坡，松树林一路向下伸展，好似一簇簇火焰。虽然道路崎岖，我们却仍向前极速奔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如此快速，但明显可以看出来，车夫不愿在波尔格通道耽误太久。同车的旅客对我说，在夏天，这条路的路况很不错，一旦到了冬天，大雪过后，道路被雪掩埋，来不及清理。所以，马车行驶在这条路上时，和在喀尔巴阡山的感受不一样，因为按照古老的传统，这条路并不会井然有序。以前是为防止土耳其人想要引进外国军队这样的想法，以避